

# 生活不只是一地鸡毛 非虚构写作市场有多大

记者 王心怡

宁波彩虹广场麻院巷一隅，藏着一家网红咖啡馆。

午间时分，老陈会经常去那儿做一阵子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那些码放在门边的书和杂志。他说，平日里还真没太多的机会让自己放下手机，读点书。

前段日子，老陈那些书中惊喜地发现了数十本小册子，明晃晃的颜色，连最基本的装订都没有。店主告诉他，这是《故事通讯》，每一本小册子里都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各有各的精彩，耐人寻味。

而这些故事源于一个叫“三明治”的非虚构写作平台。目前，该平台在全国已发展了102个线下取阅点，其中宁波就有8个，大多是咖啡馆，或是书店，或是民宿。

非虚构写作，说白了就是普通人生活的原生态记录。那么，这些普通人的真实故事，究竟能有多大的市场呢？



彩虹广场麻院巷一咖啡馆内的《故事通讯》线下取阅处。

## 媒体人的下一个出路？

“非虚构写作”自2015年左右在中国兴起，并成为一种写作现象。事实上，它脱胎于媒体的特稿写作，更有30多年前报告文学的痕迹，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。

国内有过或者说还运营着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有韩寒、李海鹏的“ONE实验室”，雷磊的“真实故事计划”，李梓新的“三明治”等。

在“三明治”创始人李梓新看来，非虚构写作的概念直至今日尚未完全厘清。“窄义的非虚构写作，大多数仍是由专业媒体机构生产，讲求特稿体例，重视多方信源，通常需要较长的操作时间；而从广义上来说，只要无主观意义上的虚构或者加工，无论日记、书信、散文、回忆录等文字，均可视为非虚构写作。”

窄义和广义其实代表的是PGC（专业人士生产内容）和UGC（用户原创内容）两种打法。目前，不少非虚构写作平台创始人是来自传统媒体。李海鹏、雷磊、李梓新在办非虚构写作平台前，都无一例外有过媒体工作的经历。李海鹏，原任职《南方周末》，知名调查记者；雷磊有过7年的媒体行业经验，也在《南方周末》《GQ》等媒体任过职；李梓新曾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和《东方早报》做财经报道。

因此，业内甚至有人打趣道：“传统媒体式微，媒体人的下一个出路也许是非虚构写作。”

对此，李梓新不以为然。

## 让写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

25岁那年，他就成为《东方早报》的中层。一年之后，他迷茫了，“因为在财经领域当时没有人带我往更深更专业领域钻研。”

后来，他跑去做了一年公关，还是决定回归写作领域，于是有了“三明治”的创意。

他说：“那个时期，个人意识开始觉醒，有的人尝试从工作中抽离出来去享受间隔年，有的人辞职创业，身边有很多有故事的人。过去我们记者写这些人，往往隔着一层皮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或者是隔靴搔痒，如果是让他们自己写自己呢？”

李梓新始终认为，将非虚构写作权利开放于大众，在当下中国有巨大意义。一方面，当代中国有太多太多生动精彩的真实故事，特别是个人故事，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和整理，殊为可惜；另一方面，传统媒体的衰落已经大势所趋，越来越多的媒体机构无法承担特稿生产的巨大成本和投入，而砍掉了调查报道或者特稿部门。

同时，传统媒体的特稿写作方式，也正在面临着读者口味变化的挑战。近年来，随着新媒体发展，读者对内容的要求已经比较多倾向有写作者个人化的痕迹。

李梓新还讲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。从公关公司离职前的一个晚上，他正要飞斯德哥尔摩去拜访客户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下榻酒店门口立着两块牌子，一边是纽约梅隆银行——他所在公关公司的一个大客户的宴会；而另一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参加的晚宴。

“如果进展顺利的话，我将与有趣的人碰面，听到许许多多有意思的故事。”最后，媒体人的职业特性驱使他做出了向右走的选择，告别了客户。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传统媒体衰落与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兴起不无关系，但真正驱使这些媒体人成为非虚构写作从业者的原因，还在于他们无法真正放下笔杆子，“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写作是一种令人沉静的表达方式，它也更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
从一开始，“三明治”倡导的便是普通人的非虚构写作，号召各行各业、各种身份的写作者来写下发生于他们自己身上或者身边的真实故事。8年下来，累积了上万个故事，

让“三明治”主编万千印象深刻的故事有不少。

比如，一名银行电话银行客服，一年半共接了52142通电话。读故事前，读者能猜的出的是，她被骂哭过，曾被人当成树洞倾诉，也曾接到过明星来电，而读者无法猜到的是，她会瘫在椅子上接电话，会苦中作乐研究各地的方言，会在领导来视察时，假模假样地穿上正装，西裤底下露出花花绿绿各种图案的袜子，踩在一双帆布鞋里。

更重要的是，作者在后记里是这么写的：“我写出这样的生活，或许真的会有人因此在一通电话里去体谅疲惫不堪的电话客服。”

## 非虚构的旧貌新颜

2018年4月，“真实故事计划”推出的非虚构作品

《中国版飞越疯人院：密谋十七年的逃亡》被五星传奇影业以百万元价格买下影视改编权。这是国内公开的第二个价值百万的非虚构IP。第一个是《GO》特稿记者杜强的《太平洋大逃杀》。

近两年，无疑是非虚构写作的高光时刻。网易人间、腾讯谷雨、界面正午、地平线等平台，连同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《GQ》《人物》等老牌杂志的非虚构项目，均从深度或广度开始了探索。

包括《亲爱的》《中国合伙人》在内的影片的成功，部分验证了非虚构内容影视化的前景，但也有“ONE实验室”原本就冲着影视化改编去的项目跌落到至暗时刻的前例。

万千认为，“三明治”收集的故事对比影视作品，在矛盾、张力方面显然还缺些火候，但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故事，真实性被放到了第一位。“之前也有一些纪录片导演跟我们接触过，我们觉得如果碰到合适的故事也可以试试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非虚构内容影视化并不是当前最想要走的一条路。”

于是，他们一直做的是围绕写作平台而衍生出来的各种事情——开发短故事学院、每日书、线下笔会三个产品，每个月约有200名写作者参与，将平台上生产的故事打捞出来集成可以订阅的《故事通讯》，再把这一本本小册子放到线下取阅点。

万千说：“一方面是为了《故事通讯》的线上订阅引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让故事更好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。现在只是单纯放在线下空间，供读者取阅，未来可能与空间本身展开更加多元的合作。”

目前，付费写作收入占了“三明治”总营收的七成。另外，他们还尝试做一些文创产品、创意集市。“三明治”在2017年做了国内第一个写作生活节，参加的人可以在市集上卖手工，也可以体验抄自己喜欢的名著，还有和陌生人对话、表演戏剧、在“梦想殡仪馆”怀念自己曾经放弃的梦想，帮别人用文字看病的“诊所”等等。

对此，有业内人士认为，不论哪种商业化路径，当前国内的非虚构写作平台都在试图验证一个闭环——推动全民非虚构，扩大行业基本盘，赌石淘金，从生活的漫流里提炼出吉光片羽或戏剧性因素，以一种叫“故事”的旧貌新颜参与市场。